

說

經

◎全四冊
第一冊

■ 吳秋輝 著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說經/吳秋輝著. —北京: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, 2001. 12
ISBN 7-5013-1836-0

I. 說… II. 吳… III. 詩經-文學研究 IV. I 207. 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1) 第 063543 號

ISBN 7-5013-1836-0



9 787501 318360 >

責任編輯 姜紅 裝幀設計 馬寧

書名 說經 (全四冊)

著者 吳秋輝

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(原書目文獻出版社)

發行 (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 7 號)

經銷 新華書店

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裝訂廠

開本 787×1168 (毫米)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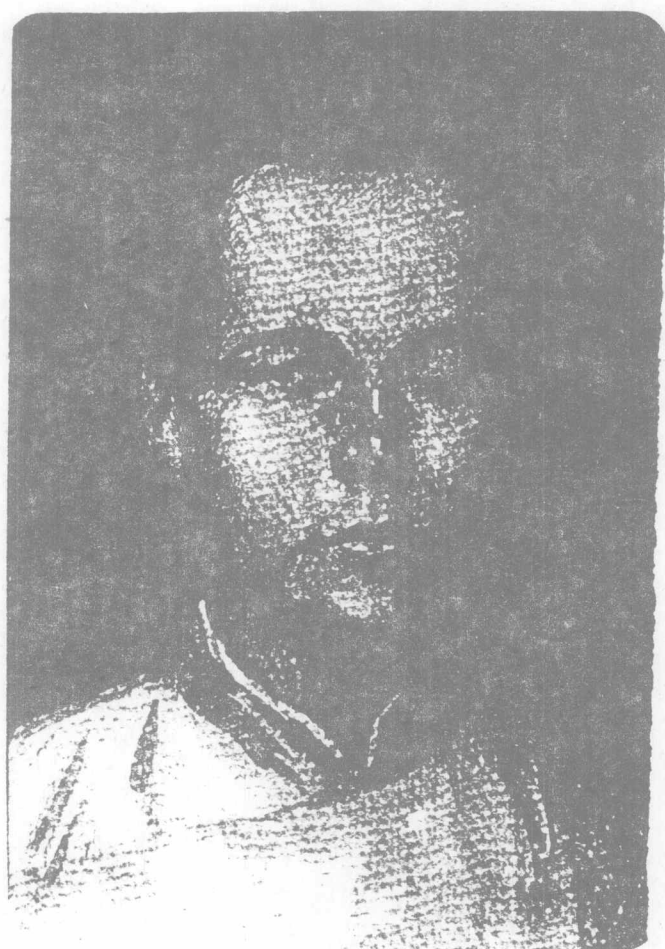
印張 19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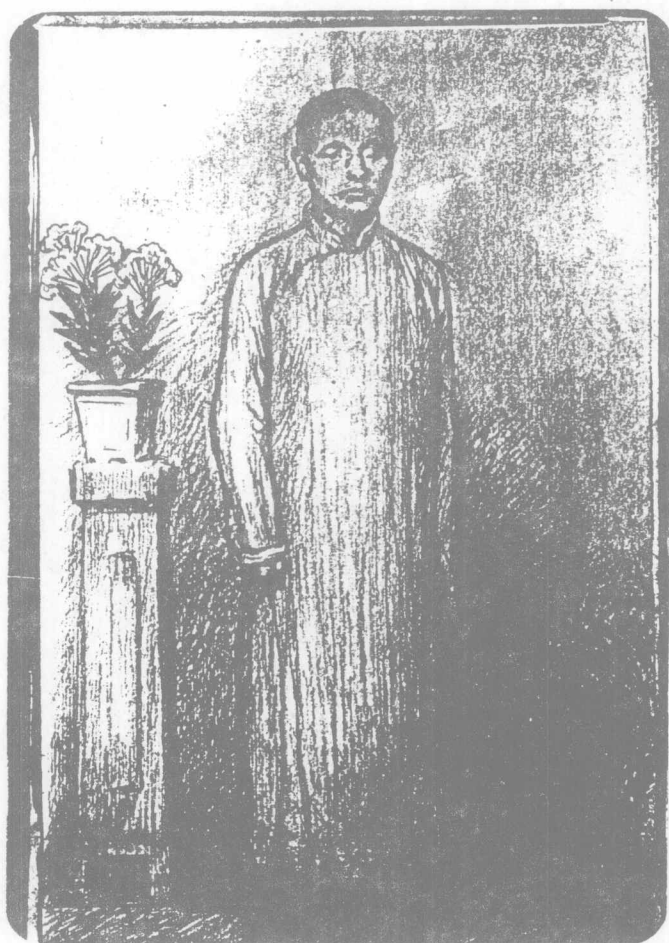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120 套

書號 ISBN 7-5013-1836-0/K · 352

定價 990 圓





吳秋輝先生事略

先生名桂華，字秋輝，山東臨清縣人。父名允升，母王氏，世以農爲業。

先生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五年（一八六六）。天資穎悟，風神駿爽，齟齬受書，卓異不羣。少長，性喜詩賦、小說，不肯學爲時文，故爲童子試時，即以善詩賦知名於鄉。十八歲，廢學臥病，始涉及時文。次年得入學食餼，然終不肯爲舉子業。新學肇興，考入山東優級師範學校，研究科學。凡理化、天算、史地諸科，類能旁通。著有《算法易解》、《算法正宗》等書。

先生在優級師範畢業後，回籍辦教育事業。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，復返濟南。時國體初更，政潮紛亂，先生爲某報主筆，沈毅敢言，對於時局痛加批評，人咸以爲快。既見時事日非，遂抱消極主義，潦倒窮愁，日以詩酒自放。每值風月之夕，泛舟明湖，狂歌豪飲，笑罵萬端，人多目之爲狂。然性情所激，文亦真至。其《侘傺軒詩詞》兩卷，藻聯日月，氣挾風霜，在近代文壇上放一異彩，非偶然也。

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，先生始治《楚辭》，發現其中字句多僞，著《楚辭正誤》四卷。嗣因考查古韻，涉及三百篇，覺篇中註疏，多失真義，因正其僞謬，考其篇什與時代，作《三百篇通義》。自是之後，先生逐漸拋其詞章生活，而致力於經史。

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，遊居京師，主持《民意報》。公餘乃細繹羣經，討論古史，遂恍然悟及古代文化多爲戰國時一般妄人所破壞，失其真相。撫卷惋惜，遂以發揚古代文明爲己任。嘗曰：「吾將在古代文明史上開一新紀元，而在學術史上起一大革命。」先生抱負之遠

大蓋可想見。

先生治學考古，一用科學方法，其最要工具爲古文字，其次則證之以經，驗之方言，所著《學文溯源》二卷，爲治古學者樹一導炬。其書上溯三代古文字，窮本溯源，一矯後世說文之弊。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，由京返濟南，益自砥礪，賃小樓一間自居，不與時人通往來，以故時人鮮有知其居處者。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春，山東國學研究社成立，請先生講經學。先生出其講義授學生，時論大嘩，以其說經，駁斥先儒，獨標新義也。當時惟莒縣王石朋先生極力稱讚，謂先生說經，義理考據皆高出前人之上。由是先生之學漸知於世。

先生才識高遠，意志堅強，平生對於事物少所許可，知音者鮮，遂亦甘老牖下。旅況蕭條，身無長物，臥榻而外，惟典籍數卷，筆硯數事而已。人不堪其苦，先生不改其樂。披覽古書，沈思往事，研精探微，心解神契，躊躇自樂。偶有奇辭奧義，詰屈不通者，必旁求博證，得其真諦而後已。故先生著作多所創見，或推翻古人成案。然證據確實，義旨宏遠，足使聞者驚心，見者歎服。晚年著作盈篋，生計日困。人或勸之鬻稿自給，先生笑曰：「我豈賣稿求活者耶？」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秋，所著律呂、貝幣諸雜考成。歷下學者樂調甫、張默生等勸先生將諸稿付諸剞劂，於是乃致書於梁任公先生，並贍以近著數篇。梁先生復書，深爲贊許。內有「先生識力橫絕一世，而所憑藉之工具極篤實，二千年學術大革命事業，決能成就，啟超深信不疑」等語。於是先生擬將近著一部分輯成發表，以與海內學者相商榷。爾時，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聘先生爲導師，並派學生藍文徵等赴濟南敦促先生早日命駕，北京大學研究院亦相繼派員禮聘先生爲導師兼教授。不意竟於是時感冒風寒，兼之咳嗽，積久漸劇。其夫人馬氏攜二女自臨清來濟侍疾，時歲聿云暮，明春病勢愈重。先生自知不起，環顧著作未竟之稿歎曰：「吾以數十年之精力研討古籍，今方徹底了悟，著述未及一半而病入

膏肓，豈非命耶！天之生我，果為何者！」言已，搥牀床太息，憤懣欲絕，飲恨而卒。時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五月二十八日，享年五十一歲。

從此中國學術界少一導師，良可痛惜！其遺著數十種，急待收集，厥後整理成書出版，將先生之學發揚而光大之，斯又後人之責也。

（此處原稿有模糊文字，似為「先生之學發揚而光大之，斯又後人之責也。」之重複或旁註，已略去。）

（此處原稿有模糊文字，似為「先生之學發揚而光大之，斯又後人之責也。」之重複或旁註，已略去。）

（此處原稿有模糊文字，似為「先生之學發揚而光大之，斯又後人之責也。」之重複或旁註，已略去。）

吳炳燾先生遺著目錄

現代學術界怪傑吳秋輝先生

張默生*

在我聞見所知的學術界中，沒有比吳秋輝先生是更奇特的。他曾說：「孔子無常師，我則無師。」他這無師的解釋，並不是說他沒有名義上的老師，是說沒有可以給他傳道解惑的人。他又說：「蘇格拉底云：『吾愛吾師，吾尤愛真理。』這不是老蘇不夠料，就是礙着面子說了一半的客氣話。」這是我第一次聽見他的驚人語，也就是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，聽見他所發出的狂論。

在我認識他的前三年，就聽說山東臨清有這樣一個怪人，但不想他竟怪到這種地步。三年以後，在一個宴會席上，才見到這位怪人，由主人的介紹，算是彼此認識了。

他的像貌生得很古怪，是一個像乾薑般的老頭兒。下頰上生着歷歷可數的幾根髭鬚，又粗又硬，一律向外挺着；只有一隻眼睛，而且特別小，但是銳利有光，令人幾乎不敢逼視；

* 張默生，前山東濟南高中校長，該文初載於四十年代林語堂在上海所主編之《宇宙風》，後編入《異行傳》一書，於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先後由重慶、上海兩地的東方圖書社出版。

臉上的氣色，灰黃憔悴，一看就可斷定他是個癯君子；也許是因為老瘦的關係，滿臉骨骼突出，像蟹殼般的鋒稜。衣服最不入時，而且汙穢骯髒，恐怕在古今中外的筵席上，是不易見到的服裝；但是他的態度很自然，言語動作非常隨便。當時他坐的是首席，時時和一位博學健談的老者打情罵趣，有時談到學問的領域，他們便爭辯不休，惹得在坐的人蹙眉咋舌。那位老者總是爭辯不過，只得罵他一聲：「老而不死！」

完全是因為好奇心，自從那次認識這位怪人以後，我便不斷去訪他了。我至今還記得他是住在濟南榜棚街九號的一座小樓上。我為什麼記得這樣清楚？一是因為他給我的印象太深，一是因為他把那座小樓糟蹋得太別致，所以永遠刻在我的心版上。

他住的房子是一樓一底的三開間，頹舊不堪。他的太太和他的兩位女兒也自老家來和他同住。但是因為他生活習慣太壞，起居飲食都不按通常的法則，他的家人奉陪不了，後來也就重返老家去了。他愛貓，他的貓也是一隻眼睛，常常臥在他的胸上陪他酣睡。一次，我去訪他，貓先警覺，站在他的肉胸上伸懶腰，接着他也醒來，動身坐起和我接談。我為要他開心，就連連稱讚他的貓。他笑着說：「我的貓果然不錯，牠確有相當的聰明，不過就是一隻眼睛，不能到國外留學，得不着什麼學位罷了。」原來他是在本省優級師範學數理的，數理部畢業，又投考留學日本，不意錄取後提學司傳見，因為他是一隻眼睛，有礙國際的觀瞻，又把他的留學資格取消了。那天我一提到他的貓，所以他拿這話來解嘲。

他住的房子沒有幾分傻氣的人，真是沒有勇氣敢進去。夏天，他住在樓上，窗戶糊得嚴密密的，一點氣不通。房內擺着四五個溺盆，這個滿了用那個，有時裏邊生了蛆他也不管。正在和客人談話的時候，隨時可以小便，態度十分自然。客人去訪他，他從不寒暄，頂客氣的時候，他倒出兩杯茶，自己端起一杯就吃，那一杯便是敬客人的。不過我從來沒有吃他的

茶，因為他的茶杯是汙穢得不能看的，茶的濃度就像藥膏子一樣。你若進到他的屋裏，真是五味俱全，頂得你的鼻腔發癢，直要打噴嚏；但是他卻處之泰然，安之若素。我曾爲他注意衛生的事，很委婉的勸告過他，結果，反被他搶白一頓，還說了許多沒有道理的道理。冬季，他愛住在樓下，爲的是傾倒爐灰的方便。但是你若進到他的屋裏，那些爐灰積得一堆一堆的，好似墳頭一般。再沒想到他自己會生火爐，在人事方面已算是難能可貴的了。但是冰雪嚴寒的天氣，寧可凍得涕泗滂沱，周身發抖，也不肯開箱取添棉衣。我曾問他爲什麼不取添棉衣呢？他很憤慨的說：「這事，在別人自然是好辦的，但在吳秋輝就不能！」言詞間似乎以我那樣責備式的質問是太不諒解他的。還有一次，我勸他少吸鴉片，恐怕他傷害身體，又引出他一段妙論。他說：「你說鴉片烟能傷害我的身體嗎？這又有什麼關係呢？鴉片如能傷害我的身體，頂多算是自殺，我不像軍閥們的隨意殺人，這又有什麼罪過呢？」此老的個性極強，總有他的一套見解，所以從此以後，我便不再引逗他了。

他隨便吐痰的習慣十分堅強，牢不可破。他的屋子裏到處都是吐的痰，你若稍不留心，每一脚步都有踐踏的可能。他不但在自己的屋裏是這樣，就是到別人家裏，或公共場所，也是不改常態。無論是地板上、地毯上，還有室中的盆花上，有痰即吐，毫不客氣。你若再不留心，也許吐在你的衣服上，那是你自討沒趣，他並不負什麼責任。本來隨處吐痰的行爲是很惹人厭惡的，但是吳老的大吐其痰只有令人好笑。可見獨往獨來的江山，是須要自己的毅力去開創的。

他在夜間從不睡覺，據他自己說，已經五年沒見過太陽了。他自己題像讚，有「不知是人是鬼」之句。對他最貼切的比喻，他認爲是鴟鵂，就是俗所謂貓頭鷹。他自己常說：在白

天什麼混賬王八蛋的聲音都有，絕不能研究學問，惟有萬籟俱寂，夜趣獨得的時候，才是他

思路活動的良機。他說：夜間讀書或著作，一夜抵十日之功，可惜世上糊塗人太多，不知利用這種境界，所以在學術上永沒有開朗放晴的一天。據他自己說：每天下午六時以後起床，八時以後吃飯，深夜時才開始思想的活動。因此，無論什麼學校請他教書，他一概謝絕。記得齊魯大學曾請他講詩經，還是規定晚間九時開講。他曾辦過幾次報館，到也合乎他的夜趣生活。但後來他注意到學術的研討，報館生活也放棄不幹了。

二

吳老的性格既是如此古怪，所以他學問上的造詣也是非常奇特。奇特到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前人走的路子，他雖是走過，前人說的話，他卻不說。不過人家走的路，是正着走，他走的路，是倒着走。人家發憤著書，是爲古聖先賢作註脚，他的餘興著書，則不免賞給古聖先賢的耳光。他早年專事詞章，中年耽於小學，晚年則致力於經學及古史的探討。此不過就大體而言，至其神通廣大的學問領域，不是三言五語就可以說盡的。譬如他在優級師範中學的是數理，就是一個例外。學數理本不是他的志願，他雄於詞章，是久已聞名的，只因當時投考的夥伴們都料定他必是投考文史部，他爲使他們的揣測落空，偏偏投考數理部。入校以後，人家都按照學科的程序學習，他則不理不睬。白天把床弔在屋梁上偷睡，夜間人家就寢時，他卻燃起燈來讀詩文。當時辦學的人是不肯得罪學生的，就任憑他去犯規。但是同學們對他非常厭惡，大有被「鳴鼓而攻之」的危險。可是他的天才救了他，而且折服了師長和同學。

他的功課一年分爲四季來處理，就是平日所講的功課，他照例是不睬的，等到季考或期考，他便以幾晝幾夜的苦功，往往列入前茅。最驚人的一次是校中考試三角，他急急忙忙

的問他的同班講到什麼地方了，他的同班告訴他以後，便偷偷的竊笑他。這種竊笑馬上被他聽到，他便公開的對他同班說：「這門功課我要倒着演習上去。」他說了這種大話以後，就立刻實行。一面演習當前的題目，一面翻檢前邊的公式，居然被他作通了。他倒着演了一遍，又正着演了一遍，這還不算奇怪，當着考試的時候，先生出的題目也奇怪，就是根據若干條定理，另創作一條定理出來。一時全班中都作了大難，他們想，老吳恐怕也沒有辦法吧。過了幾天，先生來班上報告考試的結果了。開首便說：「前天的題目，你們全錯了，吳秋輝也錯了，不過他錯也錯的有道理。」從此以後，誰也不敢小看他，任憑他隨隨便便的混畢了業。若不是因為他缺少一隻眼睛的話，也許更到海外去一顯身手，也許成為中國的一位奇特的科學家，因為他的留學志願仍是報的自然科學。但是爲着國際體面的關係，世界學術界中就沒有他的份了。

可是他並不示弱，他把精神完全移注在國學方面，一心一意要在國學上別有建樹。從此起居無時，飲食無節，開始他數十年來的堅苦生活。他以前酷好的詞章暫且束之高閣，爲研究學術的關係，不得不先從工具入手。在當時所謂治學工具，自然離不開說文，自然離不開以說文爲出發點的歷代各家著述。自許慎以後，以至於清代漢學家關於講形聲義的一切著作，都被他飽覽無餘。誰知他越研究越不滿意，於是從說文追而上之，由鐘鼎而甲骨，而古器物的鑒賞。因爲研究這些東西，跑南跑北，跑古董鋪，跑舊書坊，跑世家大宅，跑來跑去的結果，對於說文一派的見解起了極大的懷疑。這懷疑據他自己說，是因爲讀楚辭，更提出了不信任。他說：楚辭上有許多字是講不通的，有許多字音是不能照漢以後的音去讀的，根據他研究古文字學的經驗，便大膽的試改幾處，一經改過的無不文從字順，於是一改再改，把一部楚辭就改了個好看。他循此又去讀詩經，而詩經的錯訛更多，他又鑽進詩經中，

一改再改，重新加以註釋，覺得如入寶山，收獲益富。他從此恍然大悟，才知道漢以後的學者都被許慎騙了。

他認為秦朝以前的書都是用古文寫的。所謂古文，有鐘鼎文，有甲骨文，而鐘鼎甲骨各地有各地的寫法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寫法。即就論語一書說，魯論的寫法未必同於齊論，齊論的寫法未必同於古論。此外各種經典傳到各國去，各國也必有不同的寫法。從秦始皇的統一文字令看來，就知秦朝以前，各地的文字是至不同的，秦朝統一的新文字是小篆，此外被認為用亂七八糟的文字寫出來的經書子書，都下令焚燒了，即使燒不完的，傳到漢朝來也是譯本。而且古文字因為時間空間的不同，早已譯來譯去，互相傳誤了：一誤於甲骨的譯鐘鼎，再誤於各國文字的相互譯，三誤於大篆的譯小篆，四誤於小篆的譯漢隸，試問漢人所見的經典原文，誰能敢保不錯呢？楚辭是先秦的文字，漢人見的是譯本，所以楚辭的文字有錯；書經詩經是商周的文字，漢人見的是譯本，所以書經詩經的文字有錯；其他漢人所見的先秦典籍都是譯本，所以都有錯。如果說伏生口授的經典是有直接寫成隸書的，不會有錯，這是騙小孩子的事。殊不知伏生所見的經文恐怕已是翻譯過幾道的，即使他的記性好，能把完全的經文背出來，這裏邊早已錯訛百出了。況且老伏生年歲已高，恐怕已經糊裏糊塗，他再背的差二落三，那就更不能保險了。許慎根據這些殘缺不完錯訛百出的古書作說文，一般沒有腦子的人又把說文奉為金科玉律，來解釋古書，真是一窩糊塗蟲。漢人抱着這些錯亂的經典啃屎橛，什麼考證，什麼訓詁，考證來，訓詁去，也無非還是屎橛罷了。什麼古文派，什麼今文派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也不怕人笑掉大牙。要知道儘在這個錯誤的圈子裏兜圈子，兜來兜去，永遠是錯誤的。即使著的書可以汗牛，可以充棟，那活該牛倒霉，房子叫屈。從此一錯，自漢而唐，而宋，而清代的所謂漢學家，全錯了。不管你是講考據，講義

理，或是考據義理都講，全錯了。以錯解錯，就越錯越不成話了。而且許慎這個傢伙，不但自己不明白，還是一個愚而詐，他在說文中往往於篆書的某字下，又云古文作某，遂而造上一個古文。吳老說他遍查古文的某字，多半不是許慎的古文寫法；有時許慎所說的古文某字，他一連查到幾十種古文某字的寫法，就沒有一個和他相同的，他真騙死人了。歷代的經學家被他騙了，歷代的文學家被他騙了，自認爲文學家和經學家的章太炎，也被他騙瘋了。吳老的這種見解對不對，我不敢下判斷；但他自從發現這種騙局以後，他認爲漢以後的一切經解註疏全都要不得。僅可保存這些半錯不錯的典籍，參照新近發現的古文字，來一次可能的改正。自然因爲現有的古文字，很不完全，不能作徹底的解決；但是至少不至被人欺，不至被人領到迷途裏去。

他又說：古代的經學都是出在黃河流域，因此我們從文字上用功夫，還是不夠；更要考查黃河流域的方言和音韻，因爲古經多半是用當時的白話寫的，尤其是書經和詩經。此外，古代某一階段的社會狀況、風俗習慣，也要從古器物 and 古文字上細心追求。所以他除治經以外，又去鑽研古史。

三

吳老研習三角，曾倒着向上演；他研究中國全部領域的學術，也是襲用俗語所謂「狸貓倒上樹」的法術。他是自「五更」「十二月」之類的小調子讀起，由此而戲本，而鼓詞，而彈詞，而南北曲，而兩宋詞，而唐詩六朝詩，而漢魏樂府，直至楚騷三百篇，這是他韻文詞章的一條道。他是由神奇鬼怪的小說讀起，由此而歷史演義小說，而網鑑易知錄，而資治通鑑，而二十四史，直至春秋左國尚書，旁涉唐宋八家文，漢魏六朝文，直至周秦諸子文，這是他散

文史學的一條道。他說小孩子初蒙讀書，就硬叫他讀四書五經，這種老師簡直是該打。雖然他入塾讀書時，因為偷看閒書，挨了老師們許多次的打，但他認為這等蠻不講理的老師生前作下這種彌天大孽，免不得死後叫他到閻王面前，去嘗嘗刀山劍樹的滋味，假使是真的有閻羅天子，而閻羅天子不是渾蛋的話。他見了許許多多的老師是這樣，見了許許多多的私塾是同樣的黑暗，翻看了歷代的史實，什麼古聖帝王，什麼老師宿儒，也都是些死硬派的傢伙，他因此才得到大澈大悟，就乾脆主張「自學」，所以他後來侈言「無師」。

因為他自己無師，他也不願意給人作師，更不願意人家無端的稱他為師。他認為中國的學術完全毀於師承。在一個師承籠罩的空氣裏，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，孔子傳之子思孟軻，子思孟軻再向下傳，數千年來就是這麼一套。被傳授的人也是謹遵先師的遺言，一步一趨，不敢稍有異議。一是夜郎自大，一是妄自菲薄，所以中國的學術永不能大放光明。間或有見解不同思想超出的人，大家便視他為怪物，拿他當洪水猛獸，因此中國的學術更是暗無天日，黑漆一團。從此以後，他切盼中國的讀書人剷除奴性，把孔子的杏壇踢翻，板起鐵面，逼視真理的究竟，恢復自我，有獨往獨來的精神。不要怕人說你怪誕，大概科學上的一切發明起初總是被認為怪誕的，殊不知那種怪誕正是顛撲不破的真理。不要怕人說你狂妄，狂者進取，正是有出息的小夥子。

他因為具有這種態度，所以他對任何人的著作都是給以無情的批評。我們都知道在清末民初，研究鐘鼎甲骨最有名的人，不能不推羅叔蘊和王國維；但是他說羅王二氏的此類著作並不見得如何高明，他們不過作了第一步的收集工作，還說不上系統的整理。至於把他應用在古代的學術上，作一番廓清爬梳的工夫，離得我們的想像還是遠得很。他說羅王二氏所走的道路他早已走過了，認為此路仍是不通。日人高田忠周以四十年的心血著了一

部古籀篇，共十二大函，距今十五年前，由日本國家學會出版，該書由說文爲出發點，即是就着說文的某字，說文當作如何解，再從而追溯上去，一直追到古籀的文字，而且詳盡無遺的羅列籀文所有不同的寫法，並歸納作某種意義的解釋，無形中給了說文以極大的威脅。我當時以爲這樣偉大的著作一定是吳老所引爲同調的了，經我叩問的結果，他說高田的著作和羅王二氏的著作，正是二五一十的。不過日本人有種牛硬，社會學術空氣濃厚，政府又肯獎勵援助，所以收獲的成績豐富些，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獨見，不要被牠巨大的部頭唬住。那時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還沒有出版，不知他見到時又有什麼批評？至於郭氏久居日本時所寫的其他甲骨文和金文的若干著作，出版時更在吳老去世以後了。

誰不知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，推爲當時談宋元戲曲者的獨步呢？我曾把王著拿給他看，並請他批評，他漫不經意的接過去，掀了掀目錄，隨即放在牀頭，對我說：「等我看過後再談吧。」第三天，我去訪他，他把王著交還我，說是他的意見已簡單的分寫在書的上方，讓我拿回去仔細看看，就可知道對於此書的意見了。當時他也曾說了幾句認爲王著大體平妥的話。及至攜回來一看，他在書眉上寫的隨處都是意見，有的是史實的錯誤，有的是名詞的錯誤，有的是曲調牌名以及胡名漢譯的錯誤，尤以該書的總論中指正最多。我因爲對於戲曲無甚研究，也不敢遽斷爲誰是誰非，但是我曾聽了吳老關於「詞曲的源流」的一次演講，他卻是說得源源本本，頭頭是道，讓我這門外漢亦不得不爲之首肯了。他手批的那本宋元戲曲史，年來常常攜帶左右，現在已隨國土淪亡了。

顧頡剛關於古史的著作吳老也曾看過。我記得他僅僅看過顧氏主編的古史辨第一集，後來出版的各集他都不及見了，他是民國十六年五月餓病而死的。不過他對於古史辨派的